

小城不小,镇海一方

漳州镇海卫,是个什么卫?

明代初年,日本浪人、武士横行海上,经常以贸易为名到中国沿海骚扰、劫掠,使得沿海居民寝食难安。



镇海卫城图 江煥明 / 供图

海防之议沸沸扬扬,朝中不少有识之士主动筹划海防。朱元璋采纳谋士刘基“奏立军卫法”建议,在全国建立卫所,常驻军队,控扼要害。

洪武二十年(1387年),江夏侯周德兴受命在福建各沿海要地督建卫所,建立福宁、镇东、平海、永宁、镇海5个卫指挥司。

其中,位于漳州市龙海区隆教乡镇海村的镇海卫,与天津卫、威海卫、金山卫并称“明朝四大卫”,管辖着南到广东汕头、北至福州马尾的漫长海岸线。全盛时期,这里曾驻军近万人。

镇海卫城地处东南海岸制高点太武山脉的南面,城内还有后山、古山、召山、曜山、仓山。

坐山面海,以东海为濠,不仅视野开阔,还有陆上易守、海上易退的绝佳位置优势。

《海澄县志》记载,镇海卫周长783丈,城脊宽1丈3尺,高2丈2尺,女墙1660垛,窝铺20个,垛口720个,全部采用花岗岩条石密缝干砌。

一开始,卫城开东、西、南、北四门。其中,南门和北门是双重城门,又称“瓮门”,设计颇有巧思:倭寇从城外袭来时,士兵将倭寇引进瓮城内,紧闭内外城门,士兵就可以站在城墙上来个“瓮中捉鳖”;两重城门之间的空地是医疗队驻扎的地方,士兵在城外一旦受伤,就能在城门内就近治疗。

明朝中后期,东南沿海寇盗势力加剧,农民起义风起云涌,烧杀劫掠。镇海卫军民在保土安民的斗争中奋勇杀敌,出现过桂福、徐麟、王麟、杨勋等武臣数次大败倭寇、擒杀海贼的快意场景。

正德年间,赣南、闽西南相继发生农民起义,王阳明领命南下平叛,镇海卫指挥同知徐

麒也带兵从镇海卫出发加入战斗,辗转多地鏖战七个多月,终于平定民乱。

在海防一线的镇海卫,也曾因战火受到重创。嘉靖年间,广东饶平人张璉发动武装起义出击福建,从镇海卫东门突袭,官军毫无防备。叛军在城内烧掠无数,百姓流离失所,尽管出现很多军民徒手搏斗、“三百丁夫同日死”的悲壮场景,但卫城仍难逃陷落,元气大伤。

直到隆庆三年(1569年),海盗曾一本引千余名倭寇停泊云霄云盖寺、柘林等海湾,闽广会兵驱船进剿,总兵俞大猷、李锡等联兵合围,才基本平息了漳州境内的倭祸。

到了清代,镇海卫辉煌不再。

清军入闽10年,与郑成功反清武装长期争持不下。为裁断沿海人民对郑军的支援,清政府下令裁镇海卫,并入漳州卫。

新登基的康熙帝下诏宣布浙江、福建、广东等沿海省份大规模迁界内地,镇海卫所辖范围都成为弃土,城内民房被毁,军民不得不背井离乡。

康熙七年(1668年),随着漳州卫正式裁撤,镇海卫成了一个历史名词。但是,由于镇海卫城战略位置至关重要,清廷依旧设重兵驻防,并添设四座炮台、二十门大炮。



镇海卫瓮城 胡智勤 / 摄

窗外夕阳如血,寒风中传来一个消息:池田大作先生逝世了。这是我无法接受的事实。

两天前,我与丝绸之路艺术协会负责人访问创价学会总部,路过那片绿树环绕的寂静住宅时,还在想念着池田大作先生。

我们回想了父亲常书鸿与池田先生的友情和整理出版他们的对谈《敦煌的光彩》,我作为往来中日之间的使者和助理,在整理文稿过程中,第一时间看

到了他们闪闪发光的思想,像一盏明灯指引我前进。这是我最珍贵的人生和艺术的教科书,因此我提议明年在纪念父亲诞辰120周年、母亲诞辰百年之际,在敦煌戈壁一块巨石上镌刻“敦煌的光彩”五个大字并留下两位先生的话,这个想法得到了大家的支持。

这是因为他们两人一生对丝绸之路敦煌艺术的热爱和诠释,影响了许多学者、艺术家。

闽南海角的山顶上,矗立着一座龟形的石头城堡,城南的象鼻山长伸入海。这就是与天津卫并列“明朝四大卫”之一漳州镇海卫,至今已有636年历史。故垒雄风,至今犹存。立于沧桑的城墙

之上,面朝遼无津涯的东海,数百年前的场景随风而来:城墙上旌旗飘扬,刀枪锃亮,海上舳舻相接,追逐如飞,来自五湖四海的将士世代相袭,坚守着“御敌于国门之外”的海防精神……

文武双全,全能发展

镇海村目前有36个姓氏,这对于习惯以血缘为核心进行家族聚居的闽南传统村落来说,十分少见。

这与卫城历史密不可分,卫城自建城到被毁的近300年间,从全国各地来的兵士一拨接一拨,不少兵士在这里安家,形成了镇海村姓氏众多的奇特人文景观。军户们与当地百姓一起耕读、抵御贼寇。

正因如此,大量不属于司府州县的田地和人口面临很多问题,军士子弟的教育就是其中之一。

朱元璋曾经为此批示:“天下府、州、县各立学校,军卫亦一并设学。”但明初的卫所都是试点城市,大多位于边疆或者僻壤,不是所有卫所都能设立卫学,包括建立之初的镇海卫。

随着镇海卫规制的不断完善,军事防御、生产生活、商业贸易逐渐稳定,卫所长官开始考虑子弟的教育问题。

一场关于镇海卫教育系统建设的接力赛由此开始。

首先发力的福建提刑按察使司佥事林时槐,他建议镇海卫有才智之士应该去学校接受教育,并遵照常例参加科举。

意见到达礼部,经过勘合镇海卫子弟可以前往漳浦县上学。

但镇海卫与漳浦县距离遥远,来回通勤费时费力,于是巡抚成规向上申请镇海卫自愿私设学校,这是镇海卫学最初发端。

明景泰四年(1453年),镇海卫建成后诞生的第一个举人出现了,也就是后来颇有名望的理学家周瑛。后来郑普、陈珠相继中举,极大地激发了当地长官的办学积极性。

之后按察使司佥事周谟在镇海卫创建文公祠,聘请老师上课。巡抚御史王以旂应指挥同知徐麟的请求,向吏部请奏建卫学,镇海卫学正式成立。

当地长官建设了文庙、明伦堂(孔庙正殿),置办祭器,设立书院,并向上申请政策,确保生员、贡生廩粮常态化,卫学各类资源得到了充分保障。

作为明代卫所制度下的教育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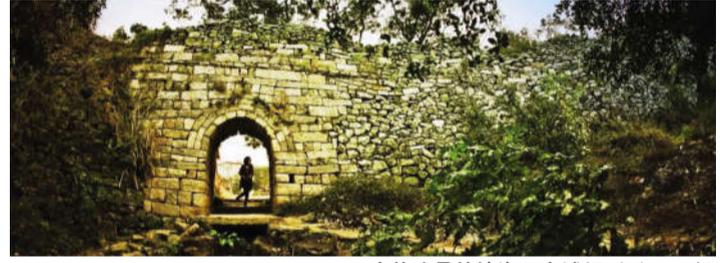
机构,镇海卫学的命运也与镇海卫共同浮沉。康熙年间,随着卫所迁移,清廷也下令裁镇海卫学。

即便在战火纷飞、哀鸿遍野的年代,镇海军籍士子依然坚持读书,参加科考,出了6个进士、10个举人、13个贡生。

直到康熙五十年(1711年),漳浦知县汪绅文在镇海建议学(旧时的免费学校,资金来源为地方公益或者私人筹集),又增设鸿江书院,海疆边城再次响起琅琅书声。

在崇文重教的氛围中,镇海卫人才辈出。据《镇海卫志》记载,明朝镇海卫共出进士36位、举人85位、贡生72位,人数直追龙溪、漳浦、长泰三个大县,更是超过海澄、南靖等县。

理学家陈真晟、周瑛、何楷等都出自镇海卫,“武功懋海疆,文教冠闽中”的赞誉当之无愧。



古朴沧桑的镇海卫古城门 陈海山 / 摄

延续与新生

思与敬畏之心,附近村民们自发维护城门,镇海卫城才得以历经沧桑仍保留完好。

2013年5月,镇海卫被列入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此后,卫城的保护修缮工作由龙海区文旅局牵头,聘请有专业资质的机构执行,先后进行了东城门、南城门抢险性加固工程,城门遗址本体保护修缮工程。

如今,卫城内的城隍庙、东岳庙、孔庙、妈祖庙、南门古街、父子承恩坊等古迹仍静静伫立,向来来往往的后人们无声地讲述着六百多年的兴衰更迭。攻城、跳火、抬神明海边巡境等从明代军营活动演化而来的风俗也延续至今。

近年来,随着毗邻的镇海角走红,镇海卫城也被唤醒。

2020年起,多辆观光电瓶车

穿梭在镇海角,将城门景点与网红打卡点串联。随着民宿数量增加,隆教乡成立民宿产业发展中心,从定价、市场运营、商业区等方面统筹考量,规范经营。

当地还结合镇海卫文化,在主要路口摆放卫城士兵卡通雕塑,在通往镇海角的道路两侧民房墙体上,喷绘主题彩绘。

2022年,凭借“明朝四大卫”之一镇海卫和“福建小垦丁”镇海角,镇海村入选第六批全国传统村落名录,发展乡村文旅大有可为。

海浪翻涌,海风飒飒,历经六百年风雨,镇海卫屹立不倒,傲然寰宇,仿佛还在诉说镇海安澜的往事。

从海防卫所到古城遗址,这里继续传唱爱国主义的英雄颂歌,怀揣固本兴邦之志。

(赵文娟 黄俊杰来源:福建日报)

夕阳 怀念池田大作先生

50年前,当我看到池田先生的《夕阳》摄影集时非常震撼,我那时还不知道他与中国有那么深的渊源。后来,夕阳也成为我写生创作的源泉。

1984年我赴日留学,一年后我和父母参加了盛大的琦玉文化

节,当池田先生向两万观众介绍常书鸿、李承仙并引起全场欢呼时,我看到父母脸庞上流下的晶莹泪水,因为这是对他们一生守护敦煌的褒奖。

旅日40年中,我5次见到池田先生,这是难得的殊荣和聆听教诲的机会,他每次见面都给我热情的鼓励:努力学习,为日中友好、为世界和平,创造新的文化艺术。

1997年,当母亲带领我向池

田先生报告在敦煌开凿新石窟时,池田先生马上说:“新的石窟壁画的制作是敦煌文化复兴,是重大的和平文化大事业,是作为世界文化交流的据点,是使人类的心更加宽广的原点。”

这句话支持着我克服任何困难,砥砺前行,一直坚持到现在。

我将告慰两位先生:为了人类和平和文化,我会继续做下去,传承、发展敦煌艺术。

(常嘉煌来源:人民日报海外版)